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繁夥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費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輭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罕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爲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鶡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藏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 傅子目錄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武英殿聚珍版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役賦　鏡總叙
附錄四十八條

臣等謹案傅子晉司隸校尉鶉觚子北地傅玄撰晉書本傳稱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玄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代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尚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錄止存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至元明以後藏書家遂絕無著錄者蓋傳本久佚世所見者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

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采掇裒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敘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爲二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攷謹依文編綴總爲一卷其有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即前篇闕佚之文顧未敢以意附會則別爲附錄繫之于後晉代子家今傳于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于正獨玄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啓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過之惜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編斷

簡收拾于缺爛之餘者尚得以攷見其什一是亦可爲寶貴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中書臣徐步雲

# 傅子

晉 傅玄 撰

##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

按下云人物則天下當作天地



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



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基以爲固禍機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瘁猶未足以逞其

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是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求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愼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

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

子方惠及于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案此另是一條與上不相屬舊本惟此數語疑上下尚有脫文

##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

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

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

按兩舉昧於利者非復也正是申明上文以見其意昧者昧沒也昧于利者句与下正人句正相對成文似無舛誤

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案此句與上文昧于利者句疑俱有舛誤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將和衆

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

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其于誅

按亡字衍

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皐陶難得皐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

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皐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皐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





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强兵則富國强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

按諸意當謂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日不敢以無功虛厚祿今此文多訛舛

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干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



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

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

按蔽疑當作蔽此即百世可知天不變道亦不變之意張傳寫者見下有用之而蔽天地依遂并改此處蔽字為弊耳



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為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有也

## 禮樂篇

傳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

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案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効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



按疑當作曰善教義成而禮行曰義立禮設而



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齎不貲之寶獨宿于野其爲危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

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禮讓則修禮讓（案原本無則修禮讓句據下文知是脫誤今增）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

##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沖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

心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四民而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僞



于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墜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于下下窮死而不知歸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用足而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

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眞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并兼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日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有也

## 校工篇

按楊泉物理論引此首作天下之害

按物理論引作碑虎崇僞

天下害莫甚害于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頭之飾盈千金之資傾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崇僞案此句疑有脫誤陳于三衢妨

按此句下物理論有種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

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

##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亡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則禮讓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按天下當作天地与上天地不能害也而以於人乎曰相對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情刑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懈而爲秦越人且害之而況于天下乎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

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搆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搆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家之棟梁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天工時叙矣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

曲制篇

天下之禍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無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 矯違篇

傳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 問刑篇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 安民篇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 法刑篇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叙篇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

按物理論引作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云云

按物理論引此觀作視又群羊下有何所憚哉四字

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錄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按物理論引此金作錢又下不定作未定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魏志荀彧傳

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金于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馬總意林引物理論而孫

按物理論引此淳作淳又動之則流而濁下有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朱生善彈琴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以上二條見諸子瓊林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按此當在集中入此不類

禍生有端集作禍來有端

蟻孔潰河溜沈瀨山作蟻孔潰河溜穴傾山又蟻孔二句上一本尚有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積流成川四句

按荀悅字仲豫此作預訛

按上云封豕此必是長蛇無容改為長蟲如今俗人語

傅子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生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沈瀨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馬總意林引物理論

鴨足何以販雞足何以斷案販字無鴨足之義斷字字書所無攷字典有販字肉也又有斷字脉也或傳寫本取鴨足有肉相聯屬雞四爪如脉絡分散之義亦未可知販斷疑即販斷之訛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原文

販斷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于境內放長蟲于左右也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眞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為患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

按裴松之注三國志引傳子此段大略相同泊所作所泊至趣之得島在此處文義已完無容更此他事若欲載下事便不當閒以忽望見火光句當於莫知泊所下先云寧使人求大然後接以一門人忿然云云方有頭緒

按此段見蜀志裴注趙幾乃趙戩傳朝乃傅幹正有謀作正而有謀皆當改正

棄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惟寧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趣之得島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全見三國史管寧傳）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難小區區險固中基猶守之國難平併也）徵士傳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劉備之略三杰佐之何為而不濟也

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深思也（全見魏書劉曄傳錄後）

有惡劉曄于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全見魏書劉曄傳後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王黎爲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大祖愍嫁娶之奢僭公文通人皇帝 魏武帝 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阜帳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 建安二十六年

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

今廷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袷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按物理論引此倉作失

按物理論引此停作亭又有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一十字

梁冀作火浣布 為 單衣 常大 會賓客 賓陽羊 行酒食 盃 失 而汚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魏志三少帝紀 有清火燒垢盡而布不燒也 曰 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 時

太原民發冢破棺 棺 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 樹 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尚生地中也 於 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 魏志明帝紀青龍元年

相者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有惡劉曄于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全見魏書劉曄傳後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王黎爲黄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太祖武皇帝 魏武帝 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皁帳帕先求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

令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袷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按物理論引此食作失

按物理論引此停作亭之有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一十字



梁冀作火浣布爲單衣會賓客冀陽羽失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魏志三少帝紀

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

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尚生地中也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 魏志明帝紀青龍元年

相者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按物理論引此云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向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按當作蹋楮車香宋志皆同

按下車字衍

按蹋當作緣五緣為緣見西京雜記下並同物理論引此作篇又按此及下條乃是一篇其全文見明張傅所輯傅鶉觚集云是傅子書中語而溥安題為贈拱風馬鈞序非也今姑以此所載者隨文辨之其前文將錄於後以補遺焉

按句乃一篇發端在上條舊機五十綜之前巧者作名巧

按本云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之云子不知為何人矣

## 全見魏書杜夔傳

按鈞字本作對

按此段最祇當以本文正之云使其飛者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本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徑創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門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

按本作公輸般

傳之

西國人言蘇合獸便也中國皆以為香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楮車畋獵乘之

有追鋒車施通幰車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

按本作其奇文異變曰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云云

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

傳之

也可為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為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瓠甕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以上三十三條見太平御覽

按物理論引此云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按當作蹋楮車香宋志皆同

按下車字衍

按蹋當作綜五絲為綜見西京雜記下並同物理論引此作篇又按此及下條乃是一篇其全文見明張傅所輯傅鶉觚集正是傅子書中語而傅安題為贈拔風馬鈞序非也今姑以此所載者隨文辨之其前文將錄於後以補遺焉

按二句乃一篇發端在上條舊機五十綜之前巧者作名巧

按本云先生為給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

西國人言蘇合獸便也中國皆以為香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楮車畋獵乘之

有追鋒車施通幰車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蹧六十綜者六十蹧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蹧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

按本作其奇文異變曰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云云

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為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瓠甕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以上三十三條見太平御覽

謂古無指南車云云此但云二子不知為何人矣

## 全見魏書

按鈞字

按此段最詳當以本文正之云使其飛昔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碓門雜變巧百端此三異也

按本作公輸般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
皆向郡國稱故吏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
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
侍中冠武弁
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
爲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以上七條見文選註
按三國志裴注中所引傅子之文甚多當皆鈔輯繫於此後
此抱經先生手記卷末之語移校語於上方畢竟照錄於此
竢異日檢取國志詳細補書之
癸未冬至前六日汪安後學傅增湘識

孔廣根輯録

大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武帝紀建安九年

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大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帽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建安二十五年

初袁譚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

命雖越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現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為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還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耶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劉表傳

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荆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粹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同上

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冷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

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候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同上

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 張繡傳

衡辨於言而尅於論見荆州牧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荀彧傳

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叔治 王修傳

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管寧傳

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壑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鄉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審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同上

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子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郎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文宣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同上

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

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同上

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真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兩序生而倫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同上

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鄉親知舊隣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敕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同上

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同上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徐奕傳

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

其智可及也其績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妻子行父何以加諸 華歆傳

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儁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郭嘉傳

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

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比深害也太祖曰然同上

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埶而身國死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同上

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能用嘉言同上

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

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朱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同上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名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同上

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同上

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其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建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郭嘉傳

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

州先賢賊之形埶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軒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乎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同上

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同上

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懷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

火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四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辟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未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我心欲殘我其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辜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稱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

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暐言同上

暐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暐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暐有膽智言皆有形中頗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暐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暐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未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暐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暐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暐可召質也詔召暐至帝問暐終不言後獨見暐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暐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逸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暐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暐於帝曰暐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暐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暐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暐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暐遂發狂

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言不如拙誠信矣以畔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偽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同上

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同上

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陵子孫世居焉 杜畿傳

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值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同上

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同上

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有後患 同上

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觀州里弗稱也畿

為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同上

表既殺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前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其容民畜衆矣 劉廙傳

嘏祖父膚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傅嘏傳

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党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子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穀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同上

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
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
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靖
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殷嘏立
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
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
典選職皆擾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
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
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任檟楚而
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
端迹若不由己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數
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 同上
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
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
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
令與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
徽散騎常侍荀顗善徽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
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
俱為名臣 同上

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繐麻者以百數（魏書傳）宋建推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禱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魏書諸葛誕傳）

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費日乃倍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北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有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

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搆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鈴鐸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



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傳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傳子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傳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

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莊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士巧名以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共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義武安侯者曹爽也杜夔傳

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關羽傳

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 姜維傳

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鬬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权繼其業布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安 吳書太元元年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心買隣人價貴宅宅可買隣不可得也

冠冕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珮珠玉也亦灼然矣

蜘蛛作羅蜂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

黃金累千不如一賢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酸鹹

郭林宗謂仇智季曰子嘗有過否智季曰暮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語曰士非壁也談者謂價耳談之者口猶

愛憎之心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椎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撑拄作黃金者是

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以上八條見馬總意林傅子

母捨已父更嫁他人與已父甚於雨絕天也

傅子曰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諸葛亮誡一時之异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及出有餘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异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且易不同採金攻玉涉艱難也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材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 以上四條見馬總意林引揚泉物理論

成波翻刻



今日中辰燈下校